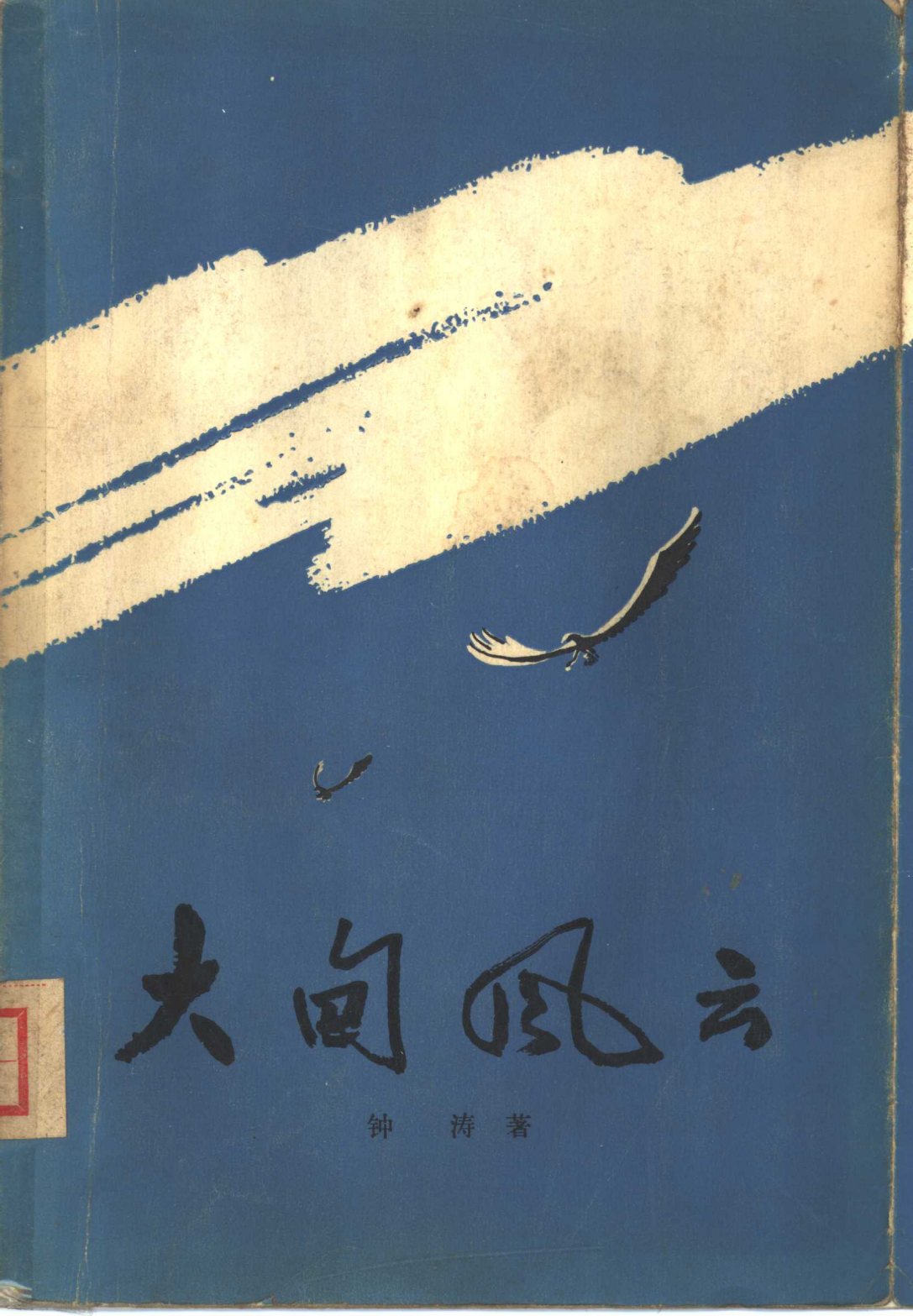




大闹风云

钟 涛 著

大风云

钟 涛 著

北方文艺出版社

大 甸 风 云

钟 涛 著

北 方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

(哈尔滨道里森林街14-5号)

黑龙江省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黑出字第002号

黑龙江新华印刷厂印刷 黑龙江省新华书店发行

开本 850×1168 毫米 $\frac{1}{32}$ · 印张 $14\frac{14}{16}$ · 字数 300,000

1966年3月第1版 1966年3月第1次印刷

印数: 1—70,000

书号: 0216

统一书号: 10·134

定价: 一元四角五分

楔 子

这是一年的二月尾上，冬天最冷的日子。在北緯四十七度以北的北大荒，这一年，雪下得真大，整个草甸子就象盖了一床又厚又大的雪被子。乍一看，天和地都分不出界綫来了：天是白花花的，地也是白花花的，白得发蓝，白得刺眼。经过风化了了的雪，表面上結了一层硬壳。晴天，不怕冷的烏鸡，比归林的老鵝还多，一群群地落在雪地里，走走停停，找那被雪埋住的草籽，吃饱了，就咕咕地叫几声，自由自在得很。大雁还没回来，黑瞎子也在深山密林的洞子里冬眠，难得上大甸子来一趟。这片一望无边的空曠的雪野，就是它們的世界。

这是一片几十里、几百里一眼看不到边望不到头的大草甸。从地图上看，草甸子的北面有一条弯弯曲曲的挠力河，南面横着迤延几百里的完达山。草甸子里多少年来就没有什么人烟了。据说当年抗日联軍在这里有过一些活动，可这只是一些传闻，没有人确实知道他們在哪里停留过。可靠的是刚光复不久，有过一支剿匪部队，曾經坐着爬犁，几天几夜的連續行軍，穿过这个大草甸，奔袭猫在甸子里的土匪。多少年来，祖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，可这个荒凉的大草甸子，却长久地成年

累月地昏昏沉沉沉睡不醒。

说来也怪，在这样的草甸子里，居然住着一户人家。在一条冰封雪鎖的小河汉子边上，只要留意一点的话，你能看到，露在雪被子外面的，有一排尖尖的用白桦树干削成的树桩子插在那里。这是打鱼人挡的鱼梁子。离这梁子不远，有座說方不方說长不长的矮趴趴的草窝棚。窝棚頂上积了那么厚的一层雪，远看，活象从地里长出来的一颗白蘑菇。看来这就是打鱼人的家了。鱼梁子挡在这样个地方实在叫人纳闷。它东南北三个方向，一去几百里，既无通路，又无人家，唯一和内地联系的西边，虽然有座县城，可离这里至少也有四站路。每年冬天，边远小城的土产公司有那么一两批爬犁到梁子里来拉鱼，順便送来够一年用的油、盐、醋、酒。那最快的四套馬拉爬犁，从太阳刚露头就起身，到太阳沒入老林里才投宿，不遇見什么意外，也要跑两天足路，把馬跑得毛皮精湿；要是人步行的话，就得化上四天功夫囉。夏天，草一长起来，草甸子里到处是水，那就别想往里进了。

这样个地方，会有什么入长年住下呢？

草窝棚里头，大白天也是漆黑漆黑的。特别是刚从雪地里进来，就什么也看不清楚，过了半天才隐隐約約地分辨得出来，进门左边是一鋪土炕，炕上連一領席也沒有，堆滿了茅草和打鱼的叉子、簍子，炕对面泥墙上挂了几片网，一边角落里堆着船篙船桨，都是打鱼的用具；另一边角落里是一些鏟头、鉄銑、鋤头、鐮刀之类庄戶人的家什。看来房主人还兼作点农活。不管他是打鱼的也好，种地的也好，反正不大象会过日子的人。

窩棚里，土落得有銅錢厚。無論是房頂上，牆壁上，尤其是安鍋台的那個角落里，都叫烟熏得漆黑漆黑，沾在蛛絲网上的揚塵，有時一串一串地掉下來。屋子裡有股霉氣味、汗酸味，還有一股特別沖鼻子的魚腥味。早晨，窩棚裡冷稀稀的，隔夜燒過的炕早就涼了，乍進屋子，你會以為裡面好久沒住過人呢。

其實在堆得很高的雜七雜八的家什後面，在那最深最黑的炕角裡，還有個又瘦又小的人躺在裡頭哩。那破得露出棉花瓢子的被筒，象卷着一張煎糊了的蕎麥餅，油脂麻花、烏漆墨黑的，很難說躺在裡面還能有點暖和氣兒。

現在打被筒裡鑽出個干巴老头來。他裹上一件千補萬納、黑得發亮的空心棉襖。這襖，棉花瓢子拖在外面，扣子也扯光了，只好攔腰扎條布帶。他齊腿肚打上半截綁腿，腳上登着一雙皮靽鞢，上身披一件光板脫毛的老羊皮大氅，頭上戴頂火紅狐狸皮風帽。這一身穿戴，倒挺有那么一股特殊風味兒。

这老头的面相，是叫人看过一眼就能刻在心上的。那皺紋，密得象桑葉脈，從眼角開始直爬到腮幫上，把嘴角上幾根稀稀落落的花白胡子也往下拉了。眼眶子深得象酒杯，只那兩顆眼珠使人感到和他的老態頗不相稱。這是一對老獵戶的眼睛，那麼精灵，野地裡有一點什麼動靜，就滴溜溜地轉開了，耳朵听不到的聲音，這雙眼卻可以看出來。這又是一對老漁人的眼，它能從一個水花、一個漩渦、流水的顏色，分辨出已經是什麼季節，是馬哈魚溯流上來產籽呢，還是鯽魚下江捕食，或是冰凌就要下來，到了該撤去魚梁子的时候了。除此之外，老头還有一雙老莊稼人的眼睛。這裡沒有氣象預報，也從沒用過日曆，

就凭这双眼，有月亮天看月亮：初三初四蛾眉月，十五、十六月团圆；没月亮看星星；这满天星斗就是一本翻不完的天书。再不然，一年四季，野地里有的是花草树木，那打残雪堆里开放出来的冰凌花，不是给春天报信的嗎？那草甸子上的蒲草扬花，不是宣告寒霜駕到嗎？一年二十四个节气，就凭他这一打量，准能猜摸出个八九不离十来。老头儿就这样一天复一天，一年复一年地过着，他自己也忘記度过了多少岁月！

这一天，算是老头儿多少年来最不平靜的一天了。他飯也不吃，火也不生，懶洋洋地从墙角里操了把鉄銚，来到窝棚后面的高坡上。从昨天月亮貼着太阳轉了一天看来，該是又一年的新春初一了。每年这个日子，他既不能和亲人在一起吃一頓热熱鬧鬧的团年飯，也沒有什么邻舍好去拜年，总是在屋后坡上坡下，走呀轉呀的。一会儿站在那里看看天边，一会儿这里戳戳，那里攪攪，好象是要找什么。在这个荒凉的曠野里，有什么好寻找的呢？难道他真丢了什么珍貴的东西？或是还有点什么盼头？半后晌了，他手搭凉棚看了看快要落山的太阳。这会儿，他既沒有哀伤，也沒啥留恋地看了周围一眼。周围的一切，仍和往年一样，山还是那样的山，天还是那样的天，冰雪复盖的草甸，还是那么白茫茫的一片，唯一不同的是体力早已不如当年，下坡的时候，腿肚子都直哆嗦啦！

北大荒，早年流传下来許多荒誕无稽的故事。傳說中，那些在深山里挖參的，森林里扛大木头的，窖鹿的，套麂子的，还有猫在山沟里开出小块地来种大烟的，人們統統称这些人为跑腿儿的冬狗子。但这已是久远久远的傳聞了。这个在荒草甸

子上的打魚老头，是个什么样的人？他什么时候来到这里？是什么力量把他拴在这里？这大年初一的早晨，这么孤单地等待着什么？

这谜一样的荒草甸子，谜一样的人，什么时候才能揭开它的秘密呢？

目 次

楔 子

第 一 卷

第 一 章 踏荒者	3
第 二 章 接待站	55
第 三 章 荒野的号角	87

第 二 卷

第 四 章 春 訊	133
第 五 章 开心鑰匙	166
第 六 章 在困难面前	214
第 七 章 严 謹	237
第 八 章 任 性	267

第 三 卷

第 九 章 冲击的火花	299
第 十 章 我們播种幸福	334
第十一章 峰迴路轉	377
第十二章 黄金季节	435

沒有完的結尾

第一卷

第一章

踏荒者

(一)

一九五六年是个了不起的年头，在祖国各地，无论是城市、乡村，到处都进行着巨大的变革。春节以前，城里就敲锣打鼓，放开了花炮，这里一队，那里一群，打着大红旗，抬着喜报，涌到城市中心去。人们传说毛主席站在天安门广场城門楼上，接受工商界代表送去的公私合营申请书……。大城市是这样，小集镇也是如此。农村则是另一番气象：一队龙灯过来了，一队狮子灯出发了，还有秧歌队、霸王鞭……。春节，老辈子的习俗除了拜年，总是老老小小团聚一起，不出大门。可是这一年为了迎接合作化高潮的到来，村干部们团年饭都顾不着回家吃，忙着并社、建社、扩社。老头、妇女见面时头一句话是：“你们村咋样了？建了吧？”再不就是：“亲家母，你们家报上名没有？”

就是在这样欢腾的气氛里，福建一个靠近新修铁路的小城，車站广场上，虽然还堆着没用完的木料、砖瓦，拌过石灰砂

子的土坑还没有填平，站房、候车室到处都用绳子拦着，贴着上写“油漆未干”鲜红大字的字条，可是车站里里外外都挤满了人，除了排队上车的旅客外，还有城里和乡下的报喜队。车站对面临时搭的彩台上挤满了人，军乐队一直不停地奏着《光荣花》的乐曲。跟报喜队唱着对台戏的是一支社会主义革命总路线宣传队，在门楼似的横幅旗帜前面，聚集了广场上大部分看热闹的人。高跷队的演员们涂着很厚的胭脂水粉，大白天特别刺眼。一幅和那横旗媲美的宣传画上，画着一个长着两只翅膀的大力士，翅膀上写着“资本主义改造”、“农业合作化”，胸脯上贴着红纸剪成的“工业化”的字样，这算是解释一体两翼吧！宣传队那里，也是锣鼓喧天，加上车站上的大喇叭，一会儿召唤着旅客，一会儿播送乐曲，整个广场，老远就听到一片嗡嗡响，真赶上最热闹的大庙会了。

洪廷烈扛着被包，提着帆布箱，急急忙忙地挤到检票口来。他个子很高，体格魁梧，力气很大，可现在也挤得满头大汗了。怨不得他着急，那趟往北去的火车，已经喷着乳白色的水汽和黑色的煤烟，快要开车了。他顾不得和送行的人道别，赶忙爬上离检票口最近的车厢。等他放下箱子、被包，直起腰杆，想最后跟送行的战友们打个招呼时，火车就开动了，站台栏杆外挤得紧紧密密的人头骚动着，分不清谁是来送行的，谁是在看热闹的了。

火车开出车站之后，洪廷烈才拿着箱子、被包走进车厢。车厢里倒是挺松快的。已经是春节的头两天了，回家探亲过年的人，早几天就走得差不多了，现在除了一些有紧急任务的军

人以外，别的旅客很少了。就是那些军人，也都是短途的多，都是到附近几个车站去办公事的，或是到县城来办完了公事回去的。这是一条还没有完全竣工、正式通车的线路，车上大多是铁道兵部队的人。当洪廷烈扛着沉重的箱子、被包走进车厢时，就有人客气地给他让出了一个靠窗的位子。

洪廷烈虽然也是军人打扮，从神态上也看得出是铁道兵部队的人，可他却显得与众不同，被包打得象老百姓的行李卷，还带着箱子，一看就知道是出远门的。列车员检查他的免票证时，还惊讶地说出声了：

“去密山？密山在啥地方？”

洪廷烈鼻子哼了哼，不以为然地说了句：“连你们列车员都不知道？”

“我是刚从浙赣线调来的，还没有碰见过到这个地方去的旅客呢！”

洪廷烈没作声了。他是个三十来岁的军人，有一副令人羡慕的魁梧身材，四方脸，浓眉毛，下巴刮得铁青。那经受过风吹雨打的脸膛，紫红锃亮，显得比他实际年龄要老。嗓音洪亮，是一个喊惯了口令的人的声音。他们这两句简短的对话，竟惊动了附近好些人。铁道兵们在一项任务即将结束的时候，对新的地名是特别敏感的，因为这和他们的新任务很可能有联系。当时就有几个人凑到洪廷烈跟前来了，虽然彼此并不认识。

“怎么样？是接受了新任务吗？”

洪廷烈知道他们讲的新任务是指整个部队说的。“不，我转业了。”

“你老家是密山嗎？”

“不！”他回答得那么簡短，显然不大願意多談。

发問的人沒有想到，眼前这么一位标准指揮員，竟会轉业，离开部队，这对轉业者本人說来，是件不愉快的事。这种不愉快的情緒，有部分是正常的，它包括对部队生活的留恋。有些人，在部队里生活了十几年，甚至几十年，有了深厚感情，喊声要离开，确实有些不大好受。洪廷烈的反应相当强烈。打上車起，他就尽可能的避免和人們交談，一直把脸貼在玻璃窗上，眺望着窗外的景色。

南方的冬天，色彩是丰富的。相思树的叶子，在冬天也是綠的，树上还出現了一批嫩綠的芽苞。山林里更是五彩繽紛，紅的黃的，間杂在一片深綠色的阴影里。山澗里，水流虽然比夏天小，可沒冻冰，仍在緩緩地淌着。在車廂里虽然听不到它的响声，可它碰着溪底的鵝卵石，翻起水花的样子，你可以感覺到它的声音。

其实洪廷烈对这景色並沒有多大兴趣，他所留恋的，还是这条新修的铁路。每到一站，不論時間多么短，他总要下車轉轉，瞅一瞅站台上的設備，擰一擰水管上的龙头，或是在一根路軌上走走，就象走鋼絲的一样。眼前的这一切，不都有他的一份劳动么？

的确，在他的十年部队生活里，几乎大部分是和铁路联系在一起。參軍的第三年，就随着自己的部队，改編为东北护路队，随后是铁路纵队，进关后属于铁道兵团。他参加过隴海路的搶修工程，参加过抗美援朝志愿軍铁道兵，成为《钢铁运

輸綫》里的一員，回国后又投入鷹厦路的修建工作。前天，团部打来电话找他談話时，他还在铁路工地上哩！現在，他这样凝視着窗外，眼里出現的不只是福建的自然景色，其中还夹杂了这些年的各种生活片断。連里的四大金剛出現了。他仿佛看到了每个人的熟悉的面孔，他自己就是其中之一。他們在那么多人面前，抬着八百多斤重的鋼軌，在鋪好枕木、石碴的路基上，喊着号子，合着脚步，面不改色地走着。有人給他們数着步数，平常要八个棒小伙抬的鋼軌，硬叫他們四个人抬着走了一百公尺。事后，人們几乎把他們抬起来了。年青人在一起鬧着玩儿是多么有趣，天底下好象根本沒有任何不痛快的事！那时候，自己嘴上才有一圈黑茸毛哩；如今，下巴上、脖子上黑胡茬子都扎手了。日子过得真不慢啊，轉眼間十年就打发走了！

洪廷烈就这样看着車窗外面的景色，直到外面的天色完全黑了下来。

火車到达鷹潭的时候，已是半夜了。他换了車票，托运了行李，就正式上路了。

一路上，他在上海、天津、沈阳、长春都沒停留，第三天在哈尔滨乘上了到密山的慢車。

已經是一九五六年的春节了。尽管車廂外面是一派严冬景象，車廂下沿、水管和接樁处都凝着毛氈厚的一层霜花；尽管車廂里只有寥寥几个旅客，叫人感到难以忍受的冷清，但是，春节气氛还是充滿了整个車廂。过道里、大玻璃鏡框上，都貼了紅艳艳的恭賀新春的喜帖。列車員和旅客湊在一起，一边玩着扑克，一边喝酒，算是欢度除夕。小几上堆滿了空罐头盒，水果

筐子，包点心的油紙，滿地都是糖炒栗子壳儿，空气里充滿了食物和酒的香味。人們天南地北的閑聊，誰也沒有认真地打扑克。

已經是夜晚十二点了，火車已經过了牡丹江。列車員陪着旅客們玩这么久，已經是打破常規了。現在，他把車廂又打扫了一遍，悄悄地躲到一边去了。这无疑是在暗示：旅客們，應該休息了，虽然是春节，还是在火車上啊！

洪廷烈脫下棉袄，躺在睡鋪上。列車員給他拉上毯子，又把电灯关上。他一会儿就呼呼地打起鼾来。

不知这样躺了多久，醒来的时候，車廂里是那么安靜，已經沒有一个人說話了。他感到很热，貼身的汗衫都湿透了。說不定就是热醒来的。他翻身下床，发现脚上的大头毛皮靴子也不知是誰給他脫下了。地板是光滑的，发热的脚貼在上面十分舒服。

車廂里又放了一次暖气，人簡直就象悶在蒸籠里一样。他感到口渴的厉害，便跑到走廊里找水，刚打开一扇門，迎面颼颼地冲进来一股冷风。过道上的电灯，隔着一层毛玻璃，显得灰灰濛濛的。外面正在下雪，雪花一团一团地扑在車門玻璃上，能感觉出它的分量来。

“同志，你干什么？小心着凉了。”列車員不知是从哪里钻出来的，又来干涉他了。

“有沒有水？”

“上里面去吧，我給你送来。”

洪廷烈只好回到車廂里去。他端着一杯水，坐在那里出神，脑子里又轉到那个問題上来，“轉业，复員了，不是軍人了。”